

枫林桥，一个无法绕开的坐标

■陈雪初

上海地处太湖流域下游，是一个山水相依、骨肉均匀的灵秀之地。在历史的烟波中，查山的孤丘、柘湖的浩渺和“九峰三泖”的胜景勾勒出一幅山水画卷。

查山，位于今天的金山区金山卫镇，唐时濒海。据传，有道士查玉成在此炼丹成仙，故得名查山。查山不高，也不险峻，却是一座埋藏上海古文明秘密的宝库。1972年，因一次开山取石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得以重现。这里的文化层宛如一部无字的史书，始自遥远的马家浜文化，历经良渚文化、商周一直到唐宋，完整记录了人类聚落6000余年的变迁过程。这个上海文明“活化石”的珍贵价值一度不为人所知，所幸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保护，如今树木葱茏，成为金山区的生态地标。

如果说查山是海派历史文化“骨架”的代表之一，那么已淹没的柘湖可视为无奈失落的“肌理”。唐代文献记载，古柘湖面积可达200多平方公里，是上海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大湖。唐宋之际，柘湖曾与杭州湾连通。正所谓，“湖连大海溟”。这片潟湖烟波浩渺、舟楫往来，调节气候、滋养万物，是海陆交汇、鱼龙潜跃之地，是调蓄苏浙两州下泄来水和抵御海洋风暴潮的韧性空间。

然而，随着泥沙淤积阻隔和捍海塘建设，柘湖不再接纳海潮。加之人口增长的压力，促使人们不断筑堤排水、围湖造田。到明代，这个以天然湖沼为核心的生态韧性空间，已改造成为核心的圩田系统。江浦合流之后，太湖流域下泄洪水全部北上长江入海。柘湖从万顷碧波化为阡陌良田，是江南地区人地关系演变的一个缩影，也成为连接上海前代今生的历史记忆。

在上海的诸多山水中，对许多人来说，最富诗意与文化意蕴的莫过于“九峰三泖”所构成的云间胜境。“九峰”，特指松江区西北部一连串玲珑秀美的山峰，包括佘山、天马山、横山、小昆山、凤凰山等。与“九峰”相映相依的是“三泖”，分布在松江区、青浦区一带，系由古太湖退却后衍生出的广阔湖荡区。这里，河港纵横，芦苇丰茂，青翠的山峰倒映其间，构成“山骨水肤”的灵秀画卷，成为“沪派江南”的重要摇篮。

记忆的唤醒、景观的升华与智慧的转化，是我们对这片土地应尽的责任。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，上海正谋划“山水工程”和“复合生态单元”等重大项目。如果能够筑山理水的同时开展生态保护修复，营造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生态地质景观和生态韧性空间，或许可以促成海派山水文化的一次精神回归。这不正是我们期待的吗？

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）

勾勒『山骨水肤』灵秀画卷

“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”这种舍身为革命的奋斗精神，陈乔年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6岁。

沧桑

1927年9月，上海警备司令部撤销，与淞沪戒严司令部合并改组为淞沪卫戍司令部，白崇禧兼任司令。枫林桥地区的军政主要机构及看守所功能逐渐向龙华转移，关押和处决政治犯的中心也随之南移。龙华监狱周边成为龙华刑场，替代了枫林桥刑场，罗亦农、左联五烈士等众多革命者牺牲于此。

之后，枫林桥一带的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。1935年，医学先驱颜福庆购枫林桥沈家浜土地筹建中山医院，市政府决定将原交道两署的建筑一并划拨给中山医院使用。1936年，中山医院和上海医学院完工，形成上海医事中心。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，红十字会建有第六救护医院，开展大规模伤兵营救行动。1954年至1956年肇嘉浜填浜筑路时，枫林桥被拆除，但“枫林桥”作为地名沿用至今。

近年来，原沪海道尹公署得到修缮与维护，成为沪上重要的历史建筑。同样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交道公署大楼，经过改造成为上海医学院（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）教工宿舍。

枫林桥，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坐标。它见证了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并勇毅前行的顽强生命力。与龙华一样，枫林桥是我们缅怀革命先烈、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遗址。

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）

■苏圣捷

“龙华的桃花开了”，这是诗人艾青1937年悼念龙华革命烈士的名句。同样，“墙外桃花墙里血，一般鲜艳一般红”的诗句流传甚广。其实，在大革命失败之际，上海许多革命者不是牺牲于龙华，而是就义于枫林桥。

枫林桥原是一座跨越肇嘉浜的水泥桥，1924年修建，初名丰林桥，桥南新路为丰林路。1928年，丰林桥易名枫林桥，丰林路改称枫林路。枫林桥，枫林路，听起来充满诗意，却一度藏着腥风血雨。

公署

枫林桥地区先后出现过两个公署，即沪海道尹公署和交涉使公署。

民国初期，沪海道尹公署是北洋政府管理上海、太仓、海门等12个县的行政机构。道尹王庚廷在肇嘉浜南岸小木桥与东庙桥之间，购买西毛家宅106亩民田，于1919年建成两幢二层红砖清水墙小楼（部分为三层，今平江路48号），总面积1100平方米。该建筑琉璃绿瓦，梁柱斗拱，浓墨重彩，富有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华贵气息。道尹公署一直使用至1927年4月初，后被国民党征用。

1921年，江苏特派交涉使公署决定在沪海道尹公署西侧、肇嘉浜以南建造新屋。1924年3月落成（今平江路170弄12号），面积4200平方米。其建筑风格兼具哥特式与城堡式特色，又被称作外交大楼。当时，公署前的道路名署前路，交道路（有文章误作交通路，即今平江路）。

1927年3月，蒋介石来到上海，在交涉使公署设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。4月2日，国民党内

亦集中到此审核结案。在此牺牲的烈士，就我所知，包括汪寿华、宣中华、陈延年、赵世炎、糜文浩、余立亚、陈乔年等。

枫林桥监狱以酷刑而出名，受刑者即便免于死难，也多终身残疾。秘密处决通常在深夜10时后进行，手段包括极其野蛮的砍头、腰斩等。据上海总工会、上海济难会不完全统计，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至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叛变期间，上海有近500名共产党人、革命志士被杀，1500名共产党人、革命志士被捕或被判处有期徒刑，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枫林桥监狱执行的。

首位殉难的革命者是中共中央特委会委员、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。1927年4月11日夜，杜月笙电话通知汪寿华来杜公馆议事。汪寿华进入后即被顾嘉棠、芮庆荣、马祥生、叶焯山打昏，送交国民党反动军政当局，后在枫林桥荒野活埋。

同年4月14日，共产党人宣中华由杭州乘车抵达龙华车站，被密布在车站周围的国民党特务发现而遭到逮捕。4月15日，杨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提审宣中华，希望从他身上挖出整个苏浙地区中共组织的线索。

面对诱降和酷刑、枪杀威胁，宣中华不为所动，正气凛然地说：“中华今为革命而死，虽死无憾！”4月17日深夜，遍体鳞伤的宣中华被押解至枫林桥刑场，惨遭杀害。

陈独秀长子、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于1927年6月因叛徒出卖在虹口被捕，随即被国民党引渡押入枫林桥监狱。为得到中共党组织的秘密，敌人对陈延年用尽酷刑，但他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。7月4日晚，陈延年被秘密押赴枫林桥刑场。面对敌人的屠刀，他昂首挺立，坚决不下跪。刽子手强行将他按下，他一跃而起……最终，这位年仅29岁的革命者被乱刀砍死。陈延年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

炼狱

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28年4月，枫林桥监狱成为关押共产党人的主要场所，许多重要案件

公”等原则，督促和引导红军保持严明作风，避免脱离群众，成为贯穿长征全程的“纪律之歌”。此外，还有《出操歌》《收操歌》及其他临时改编的纪律小调。

二是战斗鼓动类。1935年4月，红军抢渡金沙江前，在全军中提出了“渡过金沙江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”的口号，并编了一首渡江动员歌教大家唱。具体歌词是：“金沙江流水响叮当，我们红军来渡江，不怕水深流又急，更不怕山高路险长。我们真顽强！我们真顽强！”这首歌帮助红军指战员在艰苦条件下坚定意志、消除

畏难情绪，成为生死关头互相激励的精神武器。

还有发表在《红星》报上的《打骑兵歌》，教授“瞄准骑手打马腿”等战术。过雪山草地时，战士们现场编顺口溜式口号，如“爬上去就是胜利”“野菜充饥也要革命”，互相激励，化险为夷。

三是历史记事类。1935年6月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，陆定一编写的《红军两大主力会师》，歌词中包含“两大主力军井冈山山脉胜利会师了，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！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”等内容。

闻一多在两间正房中间挂一块床单，与华罗庚两家十四口人隔帘而居，一家住一边。到了夜里，布帘两边各点一盏菜油灯，在昏暗摇曳的灯光下，两人伏案疾书：一个神游在古典文学浩瀚的古原上，一个驰骋在深奥的数学王国里。为了抗战的胜利，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忘我地备课教学，进行研究工作。华罗庚就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倾注长期的积累，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力作《堆垒素数论》（其中也论及了世界难题“哥德巴赫猜想”）。不知经过多少日夜，花了多少心血，终于完稿。但当时，华罗庚的名气还不大，书稿寄给中央研究院后，竟石沉大海。他多次去信询问，总是杳无回音。作为资深化学专家，曾昭抡深知，即便是身体健康的人要写出这样的专著也是难能可贵的。于是就借去重庆公干的机会，到中央研究院仔细查看。结果大失所望，书稿竟被丢失了。这消息对华罗庚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。百般无奈之中，他只好又在灯如豆的灯光下，夜以继日，孜孜矻矻，重新写作，还增添了许多新内容。更加复杂的思考与写作，再度消耗着他那有限的精力。后来，这部三十万字的著作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（仅一名），还陆续被译成俄、日、德、匈、英文出版。直到今天，此书仍被各国数学界视为经典著作。

为防轰炸，联大教授们多租住在郊区或更远的乡下，到学校去上课，走二十里路是常事。学校为了避开敌机，上午上课也早。昆明地处西南边陲，天

穿得叮当响的教授

亮得迟，教师们天不亮就要起身赶路。路况不好，路面坑坑洼洼，教师们风里来，雨里去，鞋磨得快。买新的，买不起。因此，穿破鞋，露出脚后跟，在校园里司空见惯的事。可一到冬天就惨了。昆明的冬天很冷，对于食不果腹、体内缺少热能储备的教授们来说，更是寒气难当。许多人脚趾生了冻疮，其狼狈状可举三人为例。

第一位是理学院院长吴有训。他在物理学上颇有建树，是我国最早研究X射线的人。留学美国时，同他的导师康普顿一道从事与射线相关的研究，取得巨大成果。物理学上著名的康普顿—吴有训效应，就是以他俩的名字命名的。后来康普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吴有训时常穿着露脚趾的鞋，脚趾长满冻疮，如小葡萄，亮闪闪的，时间长了，甚至溃烂。医生只好将它用纱布包扎起来，包得像个大葱头。他走起路来，一瘸一拐。大家见了，实不忍心。

第二位是“三级教授”曾昭抡。他是化学专家，整天在实验室里跟硫酸、盐酸、烧碱打交道。衣服被腐蚀得布满一个个洞。加之他又修边幅，长衣短袄



中国情缘

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

陈宇 著

胡乱套穿，上衣后摆总呈阶梯形，所以得了“三级教授”的诨名。他身体较好，脚后跟露在鞋外，走起路来仍然潇洒自如。通观他的全身，上破，下破，无处不破。这样，他很容易被人看作狡倖，但他毫不介意，依旧我行我素。

第三位是个洋味浓浓的教授。他曾在四个国家留学，吃惯了面包、牛奶，穿惯了西装革履，喜欢保持留洋身份。虽然皮鞋的鞋帮与鞋底裂开了，像个张开的大嘴巴，西装也已破旧，但配套的皮鞋绝不肯改成布鞋——忌讳土洋混杂，破坏洋装风格的一致性。无奈囊中羞涩，物理学家上著名的康普顿，只好找一根颜色相配的绳子，将裂开的大口子扎起来，扎好的皮鞋远看浑然一体，近看才会发现破绽。

联大教授们穿得叮当响，因为每月的薪水只够用十天半个月。薪水低，加之战时物价飞涨，入不敷出，许多教师不得不靠典当变卖衣物度日，甚至卖掉他们视为至宝的书籍。更多的人靠兼课或做点副业增加微薄收入。像闻一多、华罗庚、朱自清，都在中学兼课。闻一多还在街头摆摊挂牌

刻苦印章。曾昭抡利用化学专长帮人制造肥皂出售。学生也是如此。物理系学生杨振宁到中学兼课，第一次拿到工资就为父亲杨武之教授买了一双鞋。杨武之舍不得穿，想起杨振宁的导师吴大猷，他的鞋也破得厉害，妻子又患严重肺病。在美国时，吴大猷听说喝牛肉汤可治肺病，就常买牛肉来熬汤。可这时连饭都吃不饱，哪有钱买牛肉？他只得不时化装成贫民到市场拣剩下的牛骨头熬汤给妻子喝。后来市场的回民知道他拣骨头是为了给妻子治病，很感动，甚至把剩骨头专门给他留着。他们当然不知道这是联大教授。在这种窘况下，吴大猷哪有钱买新鞋，于是杨武之又把鞋转送给了吴大猷。

联大教授们对对付困窘的办法，可谓殚精竭虑，花样不少，有的虽然叫人忍俊不禁，却饱含辛酸。

联大有两个“马夫”。一个是名教授、大作家朱自清。朱自清早年留学英国，漫游过欧洲大陆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。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，兼中文系主任。他的散文情感真切、文字清新、风格独具，有很高的艺术性，被人称为“白话美文”的典范之作；他的诗歌吸取了中国诗歌之长处，也为行家所称道：他在文坛上早负盛名。朱自清身材瘦削，长相儒雅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；走起路来，斯斯文文，中规中矩。他爱整洁，在清华时，出门或上课，都穿西装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，回到家，衣服刷得干干净净，叠得整整齐齐。他生活规律，一切井然有序。到了昆明，仍然保持这一习惯。虽然西服皮鞋都已破旧，但他穿得十分小心爱惜，显得很体面。朱自清体弱多病，时常胃痛、呕酸水，吃青菜只能嚼一嚼就吐出来。

上海蓝天经济城

南翔游戏谷

- 游戏产业集聚区
- 充足空间规划
- 优质配套政策
- 租金减免

联系电话：朱先生 18918526217 张先生 13661404363

南翔·元谷 文体旅元宇宙生态区

- 南翔古镇新地标
- 租金减免

联系电话：金先生 13651936939

总部地址：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655号
总部热线：59129999 59122222

解放日报分类广告

刊登内容

遗失声明	拍卖公告
注销公告	清算公告
减资公告	分立公告
吸收合并	房屋征收
产品宣传	各类启事

承接地址：威海路755号上报大厦27楼
联系电话：021-63510135
传真：021-52920283

长征路上的“精神食粮”

孔亮 高福进
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红军长征不仅是军事奇迹，更是精神洗礼。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，革命歌曲成为红军不可或缺的“精神食粮”，大致可分为四类：

一是纪律作风类。这一类歌曲主要用来教育新兵、俘虏兵和部队成分相对复杂的队伍，直接服务于快速养成革命军队作风。红军指战员在点名、出操、行军时天天唱，最典型的是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提醒“一切行动听指挥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一切缴获要归

长征路上的“精神食粮”